

百姓故事

折腾之后的安居

曹银员

如今,让我脸上挂着感谢与幸福的是,在宁波拥有了一套在绿色生态环境怀抱中的宽敞明亮的住房。

安居乐业,人生大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妻子先后都有了正式工作。我在海岛(岱山)乡镇当干部,妻子是县人民医院护士。从“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后,我们多么想在县城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啊!可那时候,乡镇干部是没有住房分配的,而妻子所在单位却不同,她们有“福利房”分配。医院有不成文之规定,凡是在编制内的员工,单身的可住集体寝室,结婚后方可安排单间宿所。

我和妻子都刚开始工作,每月工资仅三十多元,又没有积蓄,显然在城里独自购房无经济实力。那时医院条件比较差,员工宿舍并不多,亟待分配居住的人排着队,妻子是新来的医务人员,只能默默地等候院领导发善心安排。因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蜗居地方,加上各自工作繁忙,在工作日,妻子依然住集体寝室,我睡在自己工作单位——乡政府值班室或办公室。到了休息日,我们就一同去农村父母家吃住。这样心挂两头,东奔西跑,生活非常不方便。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感觉生活很吃力。

起初,孩子断奶后托交给了我母亲抚养,后来孩子大了些就哭哭啼啼整天闹着要妈妈。妻子于心不忍,于是,我只好不辞辛苦来回接送孩子,有时带孩子去妻子处,有时去母亲处。医院离母亲家有七八公里地,每次我都是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接来送去的。

记得有一天晚上,本来上日班的妻子突然改换上夜班,我就急忙顶着月亮把孩子接来赶赴母亲家。谁知半路上,坐在自行车后铁架子上的孩子打起了瞌睡,不慎左脚塞进疾快行驶的自行车轮子里,“嘎嘣”,瞬间掉下去的人被拖行数米后,车才自动急刹后倒地。此刻,受惊吓、剧痛的孩子嘶声大哭。很快,救护车来了,经医院检查诊断,孩子脚骨扭挫性骨折。此刻,我揪心加痛心,妻子暗暗伤心流泪。

此事不久后,医院终于照顾性安排了我们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旧房,不是专门的宿舍,而是医院门诊部的一间空房子,在太平间旁边。

当年,县医院建在一座巍峨大山的半山涧,周围是茂盛的松树林,右边有一条自然蜿蜒的溪坑(沟),潺潺的流水昼夜不停地“叮叮咚咚”流淌,山坡上显露不少待迁极不雅观的破旧坟墓。唯有一条通向山下的是有较大坡度且弯弯曲曲的泥石马路,这是专门为医院新开辟的通道。居住在这里虽然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环境静穆,但是交通十分不便,加上天天要跟痛苦的病人碰面,过日子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们在这儿居住了三四年,我几乎每天早晨五点左右起床,骑自行车冒着陡路会使车速突然冲下去的危险,前往山下路途较远的农贸市场买菜,然后推着车爬坡路返回,一下一上起码得要1个小时。然后带孩子上城里的一家幼儿园,再急匆匆赶到乡政府上班。遇到刮风下雨或夜间去山下办点急事儿,那是更加辛苦不用说了。不过,有房住总比无房住强,只要能顺顺溜溜日子过生活,我们知足常乐。

时迁事移,后来县里为方便群众治病着想,将医院迁移至山下的大岙。新医院整体建造完工后,另在住院部后方建造了一片四排的医院员工新宿舍楼群。住房分配的条件:职务+工龄+先进,按比例计分。谁得分高谁就优先居住,并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最后由员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由于医院知名医师和高职技人员,已在其他地方有房居住,加上我的妻子工龄较长,这次基层员工分房理所当然在列,从此真正在岛城拥有了一套66平米的住房,全家人高兴至极。

1988年,住房制度改革紧锣密鼓地开始。当然,几年后我们这儿的房改政策自然而然落地。一段时间来,县医院的所有“福利房”(包括集资房)也同样改革成为“商品房”,同时房屋产权从“集体所有”一下子嬗变为“私有”。打那以后,房地产业进入商品化市场经济新阶段,从而开启了住房买与卖相对平等交易的新格局。

光阴如箭,岁月静好,我的孩子长大后在甬城安家落户。几年前,我自己也在城区买了一套新房子,愉快地过着闲情逸致的生活。



校园傍晚

王梁

这些日子可算是一年中最美最好的时光,天基本都晴着,碧空白云,而阳光正好,气温正好,湿气不重但又不乏丝丝润泽,体感最舒适,穿一件衬衫、短袖或是一件薄衣都刚刚好,在户外散散步也不会热出汗。

学校的晚饭早,五点多辰光我便能在校园里饭后漫步了。也许是置身人体最适宜温度的缘故,感觉路上的行人都洋溢着欢欣愉悦,缓缓地走路,轻轻地说话,悠然自得。有几位同学手里攥着一卷书,将看未看,光顾着深呼吸清新的空气,目光流连于被高楼挡住身形但依然洒落在草地、楼墙以及树梢上的温柔的夕辉,那里面恍若奏鸣着歌声和诗吟。

那片银杏林不知何时换上了青绿色的盛装礼服,前阵子还只见一些细碎的嫩芽稀疏地爬上裸露的枝干,而转眼间,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扇形绿叶填满了树冠部分的间隙,连成了一片森森然的绿,收掩了枝条,也遮住了阳光和天空。走在石板小径上,林间仿佛荡漾着绿波,人被浸润得竟然有些凉意了。

和银杏林一样,校园里各种树啊、草啊都一下子长得郁郁葱葱、高高大大了,编织出一丛丛拥挤稠密的繁盛。绿叶肥肥厚厚的,似含了一层轻盈的脂肪和水分,显得饱满丰满,恰似那些发育良好的高中学子,骨肉丰匀健美,青春风采悄然张扬。

花在这个月份显然不是主角,然而在小河岸边却盛开着一席纯色的金鸡菊、月见草、红花酢浆草,红的、黄的、粉的。不同于春日百花的娇嫩柔弱,这些初夏的花儿不仅明艳绚烂胜过春芳,更显出一份自信满满的老练。在这个季节,它们扛起了花界的旗帜,去抗衡那肆意蔓延、气势健旺的绿。

过一拱小桥,过一垒小山,过一曲小径,从某个缺口处折进田径场,眼前一下子开阔明亮了:大幅的绿色草坪,红色跑道铺展成一毯动感热烈的青春大舞台。人群一簇一簇散布在操场上,有沿着跑道快走、慢跑以及冲刺的,有在绿茵场上追逐着白色球儿和球门的,最热闹处当属西北角的篮球场,密密匝匝围满了人,正在举行篮球比赛,无数双眼睛盯着那十个少年围绕着一个篮球的拼搏厮杀,少数几个体格强壮、肌肉健硕、皮肤黝黑的体育特长生一次次引爆全场的尖叫欢呼,另一些身板略显单薄、球艺一般的男生也不甘示弱,拼尽全力,撞击出一圈圈晶亮的汗珠和青春的荷尔蒙。他们的力量或许来自于那些起劲跳着喊着加油助威的女生吧,在心仪女孩的眼眸中、心灵间,他们努力塑造着自己的男性形象。

从球场的喧嚣中出来,我开始绕行操场,当下这个年龄和身体状况也许最适宜这项谈不上多少运动强度的项目。不过在那些奔跑、跳跃的年轻身姿所设置的背景里,自己已经懈怠迟钝的细胞也被激发唤醒,脚步不禁轻盈有力起来。操场边上的肋木架上,一个上过我选修课的女生正在下腰、压腿,她朝我挥手微笑,细密的汗珠沁满红彤彤、吹弹欲破的脸,那个样子真好看。

掩藏在树丛中的音箱流出舒缓的声浪,校园广播开始了,音乐飘荡开来,像是乡村那袅袅的炊烟。我知道,此时此刻有不少孩子在广播室外排队等候,一个接一个地去唱上一首最拿手的歌。民谣、美声、流行、嘻哈、R&B,各种风格层出不穷,有几曲真是演绎得太动人了,整个校园为之安静,连空中翻飞的云雀、草间翩舞的白蝶都凝滞了身姿,红花绿叶也竖起了耳朵。

少男少女的歌声里有欣喜,有希望,有忧伤,有迷茫、有我们想象不出的曲折迷离的心路和故事,百转千回,他们唱给谁听呢?是天上悠游的白云,是渐渐沉落的夕阳还是即将款款升起的月亮或者星星?也许,这位知音在某个教室里,正在会心微笑抑或热泪盈眶,也许这位听众在远方,在未来,是那个可以遇见的更好的自己。

他们肯定不是唱给我听的,然而我却被歌声淹没,我听出了青春绽放的旋律,听到了岁月深处的回声,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响起,那么浓烈,那么醉人。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总第6503期 配图 胡龙哲